

# 从方言词“客边”看莆仙方言的古吴语成分

宋佳丽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以莆仙方言中的外地人称谓语“客边”一词为研究对象,通过语料检索、特征对比得出该词为古吴语在莆仙方言中的遗留成分。经过探寻语言接触、地方移民等因素为“客边”一词在吴、莆间的流播找到原因,证明吴、莆方言间存在一定的历史联系。

**关键词:**莆仙方言;吴语;客边;移民

## Ancient Wu Dialect Element in Puxian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e Bian"

SONG Jiali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Ke Bian" in Puxian dialect is the object of study in this paper. The word is a legacy of the ancient Wu dialect in Puxian dialect through the retrieval of the corpus and the contrast of feature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contact, local immigr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he reasons for the word "Ke Bian" spreading in Wu and Pu are found. It prove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histo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Wu and Pu dialects.

**Key words:** Puxian dialect; Wu dialect; Ke Bian; immigrant

方言称谓语作为日常交际中的常用词,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稳固性。过往的同类研究多将目光锁定在亲属称谓词上(如陈琦敏的母亲称谓研究<sup>[1]</sup>)。对外地人称谓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以特殊的外地人称谓语——“客边”这一方言词作为研究对象,描写其面貌特征,追寻其方言来历,透视其中的吴、莆互动关系,以期为莆仙方言研究提供些许参考资料。

### 一、方言词“客边”简介

在莆仙方言口语中,一般将外地人称为“客边”“客团”“阿边”;方言词典中收录词为“客团”“客边”“客侬”“外省人”等。其中,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客边”一词。

语音上,“客边”在莆仙方言中读音为[k<sup>h</sup>a<sup>11</sup>

peŋ<sup>533</sup>],连读后产生变调,以后音节为重音、读本调,前字则读变调。“客”字文读为[k<sup>h</sup>e<sup>?</sup>21],白读为[k<sup>h</sup>a<sup>11</sup>],白读音由阴入21调变成阳去11调,产生了入声舒化的现象。语义上,“客边”一词多表贬义,即外来的人、可有可无的“边缘人”,要对其多留心提防。笔者认为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莆田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当地人有一定的区域排外心理;其次,入莆的外来人大多从商务工,行事颇带剽悍之风,给当地人留下刻板印象,代代相传后便为该词带上了情感色彩。

那么,“客边”一词由何而来?何时出现?是否为莆仙本地方言?因莆仙方言与闽南话、闽东话的关系密切,所以不妨先看看闽南话、闽东话对外地人的表述。据《闽南方言大词典》<sup>[2]</sup>和《厦门方言词典》<sup>[3]</sup>,闽南话中的外地人称谓语有如下几种:

收稿日期:2018-06-13

作者简介:宋佳丽(1995-),女,福建莆田人,2017级硕士研究生。

(1) 北顶人 pak<sup>11.55</sup> tiŋ<sup>35</sup> laŋ<sup>35</sup>

(2) 外位人 gua<sup>11.55</sup> ui<sup>11.55</sup> laŋ<sup>35</sup>

(3) 阿北仔〈泉〉 a<sup>3.2</sup> pak<sup>7.8</sup> a<sup>3</sup>

(4) 北贡〈泉〉 pak<sup>7.8</sup> kɔŋ<sup>3</sup>

根据《福州方言词典》<sup>[4]</sup>，闽东话中的外地人称谓有如下几种：

(1) 外江侬 ngie<sup>44</sup> ēūŋ<sup>44</sup> nēūŋ<sup>53</sup>

(2) 北团 bɜuk<sup>23</sup> giang<sup>31</sup>

(3) 别块侬 beik<sup>21</sup> dɜu<sup>44</sup> nɜuŋ<sup>53</sup>

从上述材料可以直观地看出，闽东、闽南对外地人的称谓都与莆仙的表述不大相同。排除了来自闽语其他次方言的可能，笔者尝试从其他方言中寻找“客边”一词的来历，通过检索 BCC<sup>[5]</sup>、CCL<sup>[6]</sup> 及国家语委古代汉语<sup>[7]</sup>（下文简称“古汉语”）等语料库后得出带“客边”的语料如下（因篇幅有限，仅摘录几则，下文同）。

(1) 寒灯孤对拥青毡，牢落何如似 [客边]。——《全唐诗》隋唐五代 古汉语

(2) 已而捧圣都军使李行德、十将张俭告变，言：“枢密承旨李虔徽语其 [客边] 彦温云……。”——《新五代史》宋 古汉语

(3) 东坡云：“小官今日薄酒一杯，特来还敬”。正末云：“大人 [客边] 何劳如此？”——吴昌龄《东坡梦》元 古汉语

(4) [客边] 偶写龙孙谱，忘却江南有此君。——戴冠《题姚少师画竹》明 古汉语

(5) 诸葛天申道：“这话有理 [客边] 只好假馆坐坐。”——吴敬梓《儒林外史》清 古汉语

语料库数据显示，“客边”由来已久，用法也产生一些变化，即语料中“客边”最初为动宾式短语，其中“客”意为“客居”，“边”意为“家乡以外的地方”，到了宋代，“客边”开始发生词汇化，由短语逐渐凝缩成一个名词，意义也从表示“客居他乡”这一动作引申为“家乡以外的地方”“客居他乡的人”。笔者通过分析语料内容语境、语料作者背景，发现这些语料分布在地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即集中在江浙一带，且看如下例子：

(6) 林黛玉听了，不觉气怔在门外，待要高声问她，逗起气来，自己又回思一番：“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 [客边]。”——曹雪芹《红楼梦》清 CCL

《红楼梦》中“客边”一词是出自从小在姑苏

(苏州)长大的林黛玉之口，作者曹雪芹对该词的运用符合人物身份，也体现了方言特色。

(7) 他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赚钱不大。因为是在 [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汪曾祺《大淖记事》1981 BCC

本书是作者汪曾祺以故乡江苏高邮大淖为背景创作的乡土系列小说代表作之一，书中行文有不少具有苏北地区特色的方言词汇<sup>[8]</sup>。

(8) 家树在 [客边] 就不曾预备有多少小说，身边就只有一部《红楼梦》。——张恨水《啼笑因缘》1931 BCC

这句话是描述主人公樊家树，而作者对主人公的设定是一个地道的杭州青年。

(9) 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 [客边] “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费孝通《乡土中国》2013 BCC  
作者费孝通是江苏人。

综合对上述语料的分析，带有“客边”的语料或是出于江浙籍作家之手，或是语料中的主人公是江浙人。根据广义的界定，吴语区包括“江苏镇江以东，崇明岛，和江北的南通、海门、启东等县，以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sup>[9]</sup>。置于这样的方言背景下，江浙一带正是吴语通行的区域，那么，莆仙方言中的“客边”一词或许可在吴方言中找到源头。

## 二、吴、莆方言中的“客边”对比

循着这条线索，通过查阅一批吴语方言字典，笔者发现在吴语通行地区中对外地人的称谓语大多存留着“客边”及类似的旧有用法。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出外来人称谓语在吴、闽方言中的分布呈现，下绘方言词汇地图（见图1），并附简要说明。

(1) “客”字开头表示对“外地人”“外来人”称谓的有：客边、客边个、客边人、客邦人、客帮人、客地人、客侬、客团，具体分布状况可见表1，因篇幅有限，本文仅展示“客”字开头的外地人称谓语图（见表1）。

(2) “外”字开头表示对“外地人”“外来人”称谓的有：外头人、外地人、外邦人、外乡人、外路人、外边人、外位人、外江侬、外省人。

(3) 吴语区其他表示对“外地人”“外来人”称谓的有：异乡人、侪子、江北人、苏北人、开头人、刁蛮子、蛮子、假象人、辣块里个、假家人、下路人、旁



图 1 吴语、闽语区外地人称谓语分布简图  
 说明 :1) 这里闽语区仅收闽东、闽南、莆仙三个次方言点 ;2) 为进行语音对比 ,下列音标标注方式均经过统一。

表 1 “客”字开头外地人称谓语

称谓语	语音	地点	备注	出处
客边	k <sup>h</sup> ɛʔ <sup>55_44</sup> pi <sup>53_31</sup>	宁波	非直系亲属的客居者	《宁波方言词典》 <sup>[10]</sup>
	k <sup>h</sup> a <sup>11</sup> pɛŋ <sup>533</sup>	莆田	贱称	《莆仙方言简明词汇》 <sup>[11]</sup>
客边个	k <sup>h</sup> ah-pin-go	宁波	/	《宁波方言字语汇解》 <sup>[12]</sup>
客边人	k <sup>h</sup> aʔ <sup>5</sup> pi <sup>53</sup> ŋin <sup>13</sup>	上海	名词	《简明吴方言词典》 <sup>[13]</sup>
	k <sup>h</sup> aʔ <sup>4</sup> bi <sup>53</sup> ŋin <sup>31</sup>	松江	/	《松江方言研究》 <sup>[14]</sup>
	k <sup>h</sup> aʔ pi ŋin <sup>4230</sup>	苏州	较老的说法	《苏州方言研究》 <sup>[15]</sup>
	k <sup>h</sup> aʔ pi ŋin <sup>242</sup>	吴江	老派说法	《吴江市方言志》 <sup>[16]</sup>
	k <sup>h</sup> aʔ <sup>4</sup> pie <sup>43</sup> ŋin <sup>53</sup>	海门	/	《海门方言研究》 <sup>[17]</sup>
	k <sup>h</sup> Aʔ <sup>33</sup> pi <sup>55</sup> ŋin <sup>2</sup>	上海	名词 ,口音音 ,历史上使用过 ,如今很少见闻的词语	《上海话大词典》 <sup>[18]</sup>
	k <sup>h</sup> ah pien niun	上海	/	《上海方言词汇集》 <sup>[19]</sup>
客邦人	k <sup>h</sup> Aʔ <sup>33</sup> pā <sup>55</sup> ŋin <sup>21</sup>	上海	名词 ,历史上使用过 ,如今很少见闻的词语	《上海话大词典》 <sup>[18]</sup>
客帮人	k <sup>h</sup> əʔ <sup>34_33</sup> paŋ <sup>44</sup> ŋin <sup>334_44</sup>	吕四	/	《吕四方言研究》 <sup>[20]</sup>
客地人	k <sup>h</sup> a <sup>313_24</sup> dei <sup>11_1</sup> naŋ <sup>31_1</sup>	温州	/	《温州方言词典》 <sup>[21]</sup>
客依	k <sup>h</sup> a <sup>42</sup> naŋ <sup>13</sup>	莆田	/	《莆田市志》 <sup>[22]</sup>
客团	k <sup>h</sup> a <sup>55</sup> yɔ <sup>453</sup>	莆田	/	《莆仙方言简明词汇》 <sup>[11]</sup>

注 :《简明吴方言词典》与《上海话大词典》以上海市区的口音为主 ,《松江方言研究》已属于上海郊区的口音 ,因是不同人编撰 ,在收音方面会有细微差异。

落特人、北佬。

(4) 闽语区其他表示对“外地人”“外来人”称谓的有北顶人、北仔、阿北仔、北贡、北团、别块侬。

在地区分布上,吴语区内,“客边”类称谓语出现于江苏镇江以东及浙江省一带,镇江以北地区主要是采用“外”字类和具有地方特色的称谓语。可见,江浙官话地区不见“客边”用法,而通行该类词的吴语区也多以新、老派的方式存在,呈逐渐消失的趋势。闽语区内,仅莆仙方言使用“客边”类表述,其他次方言则多以带“北”字的词组来称呼外地人,即以“北方人”的概念笼统地代称“外地人”。这令笔者更加相信吴、莆之间在“客边”一词上存在联系。

语音上,首先从吴语区内部来看,“客边”一词及类似称谓语的前字“客”的声母皆为[k<sup>h</sup>],韵母上,主要元音方面呈现出舌位前后的细微差别,韵尾较为一致的带有喉塞尾[ʔ],宁波点以[h]收尾(出现在传教士所编词典中)根据前人对传教士文献的分析,19世纪中的塞音韵尾[h]就相当于当今吴语的喉塞音韵尾[ʔ]<sup>[23]</sup>,彼此间声调的差异也不大,为阴入中的高低不同。莆仙方言表现出与之近乎一致的特点,只是在韵母脱落了喉塞韵尾,声调折合成当地读音略低,这也符合莆仙方言的语音演变趋势,莆仙方言的入声舒化使得喉塞韵尾[ʔ]弱化消失,音节延长,并入调值相近的舒声类。

再看“边”字,吴语区内部差异较小,声母大多为[p],松江点为[b],略带浊音,韵母上主要是[i][ɪ]之间的不同,声调统一表现为阴平,莆仙方言在该字则以当地音折合为[pɛŋ],声调和吴语同为阴平。实际上,“边”字所属的山摄字在吴、莆中有较为整齐的对应(见表2,此处以苏州话作为吴方言的代表,暂不考虑声调)。

表2 吴、莆方言中的山摄字对应

例字	苏州	莆田
先	sɿ	ʔɛŋ
田	di	tɛŋ
面	mi	mɛŋ
箭	tsɿ	tɛŋ

山摄字在吴语中为单元音韵母,在莆仙方言中发展成复元音韵母,其中的鼻音韵尾明显是受到闽东话的影响。

关于整个词语的连读变调问题,在笔者收集

的语料中,吴语区内部发生变调的主要有3处,分别是宁波、吕四以及温州,前后字都发生变调,且在变调后产生新调值。在莆仙方言中,则表现为前字发生改变,由阴入到阳去。变调详情见表3。

表3 “客边”在吴、莆方言中的连读变调

声调	宁波	吕四	温州	莆田
变调前	阴入 + 阴平	阴入 + 阴平 + 阴去	阴入 + 阴去 + 阳平	阴入 + 阴平
变调后	44+31	33+ 阴平 + 阴平	阳上 +1+1	阳去 + 阴平

语义上,“客边”在吴语区并无特殊情感,仅是单纯表述“外地人”一意,对外地人带各类贬义色彩的称谓则以具有地方特色的词为主,譬如“苏北人”是上海市区内对苏北一带人的轻蔑性叫法;与之相反,“客边”本身在莆仙方言中则带有轻贱色彩,多是当地人在口头上使用的对外地人尤其是务工人的蔑称。

语法上,“客边”在现代吴语中的使用和字典标释为名词,莆仙地区同样作名词使用。值得关注的是,如前文所述,“客边”经历过词汇化的过程,由短语逐渐发展成词汇,而“客边”一词中的“边”字则经历了词缀化。“边”由表“家乡以外的地方”实意到词义虚化成为后缀,这一现象在吴、莆方言中均有表现。在吴语中,“边”还常常附着在其他语素后表身份,如“单边”指称寡妇;在莆田地区,乡里人常在称呼男子姓名时后加“边”字,以表亲切、戏谑,且方言词典显示“客边”亦可写作“客鞭”。可见词缀化后的“边”并不承载具体意义,只是表贬义、戏谑色彩。

使用情况上,纵观吴语区内部,“客边”分布范围不小,但在词典的补充说明中都表示该词是较老、旧的口语说法,如今已经很少见闻,取而代之的是以“外”字开头的(如“外地人等”)新派说法,可以窥见,“客边”一词在北方话的影响下已经慢慢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相反,在莆仙方言中,“客边”是当地人民生活中常用的口语词,仍然极富生命力,甚至可以直接以小称“团”代替“边”字,简读为带有闽语色彩的“客团”,“外省人”则是相对后起,较为文雅的书面语用法。

### 三、莆仙方言中的古吴语成分

莆仙方言“客边”一词在吴语中找到归属并不

意外,学术界历来认为闽方言与吴方言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实际上,吴、闽二者在语音词汇上确有不少共通之处,李荣、丁邦新、潘悟云等学者就吴、闽语音方面做了许多对比,李如龙以两地共有词汇进行统计,上述工作皆证实吴语、闽语间有一定关系<sup>[24]</sup>。

汉语方言间的关系本就复杂多样,在历史的浪潮中由于各种原因,一种语言或方言都无法避免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接触,而词汇作为语言三要素中最活跃的一个因素,成为透视方言接触的最佳窗口。

笔者推测吴语中的“客边”一词应是产生于唐前,到清末民初出现了一个转折,即受北方官话的影响,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词汇被替代。这样一批吴语词乘着移民的浪潮向外扩散流播,反而得以保存下来。实际上,福建与浙江间自古就有相互移民的历史,据史料记载,莆田第一大姓陈姓中,玉湖陈是一大分支,宋庆历元年(1041),浙江钱塘陈仁一氏迁入今莆田地区,是为玉湖陈氏始祖,李姓中的凤山分支是明洪武时金陵李盛带入;钟山和阳张氏是由温州张安实于明万历年间迁入,等等<sup>[25]</sup>。同样,如浙江中部、南部的陈氏,也有不少来自福建,浙江东阳横店的《陈氏宗谱》(光绪六年本)记载:该族祖居福建莆田县东门外四十里小侯江镇<sup>[26]</sup>。甚至,在浙江玉环县至今还有以莆田命名的大莆田村和小莆田村。

由此不难推想,从江浙一带移民过来的人们带着当地的吴语共同进入莆田地区,吴、莆方言在这片土地上接触融合,古吴语中的个别语音、词汇也得以借此留存下来,内化为莆仙方言的一部分。

#### 参考文献:

- [1] 陈琦敏. 莆田方言母亲称谓的调查分析[J]. 莆田学院学报, 2009, 16(6): 96.
- [2] 周长楫. 闽南方言大词典[Z].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618.
- [3] 周长楫. 厦门方言词典[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 48, 333.
- [4] 李如龙, 梁玉璋, 邹光椿, 等. 福州方言词典[Z].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16-17.
- [5] 荀恩东, 饶高琦, 肖晓悦, 等. 大数据背景下 BCC 语料库的研制[J]. 语料库语言学, 2016, 3(1): 93-97.
- [6] 詹卫东, 郭锐, 谌贻荣.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 [2018-06-01].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gudai](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dir=gudai).
- [7] 语料库在线. 古代汉语语料库检索 [EB/OL]. [2018-06-01]. <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ACindex.aspx>.
- [8] 魏家骏. 《大淖记事》中的名物与方言[J]. 名作欣赏, 2007(1): 34-35.
- [9] 袁家骅. 汉语方言概要[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 57.
- [10] 李荣. 宁波方言词典[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67.
- [11] 莆田市荔城区档案局(馆). 莆仙方言简明词汇[M]. 莆田 [出版者不详], 2016.
- [12] 睦礼逊. 宁波方言字词语汇解[Z]. 朱音尔, 姚喜明, 杨文波 校注.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6: 209.
- [13] 闵家骥, 范晓, 朱川, 等. 简明吴方言词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 225.
- [14] 许宝华, 陶寰. 松江方言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324.
- [15] 汪平. 苏州方言研究[M]. 上海: 中华书局, 2011: 203.
- [16] 吴江市方言志编纂委员会. 吴江市方言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136.
- [17] 王洪钟. 海门方言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208.
- [18] 钱乃荣, 许宝华, 汤珍珠. 上海话大词典[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144.
- [19] 艾约瑟. 上海方言词汇集[Z]. 杨文波, 姚喜明, 胡炜栋, 校注.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6: 120.
- [20] 卢今元. 吕四方言研究[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317.
- [21] 李荣. 温州方言词典[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77.
- [22] 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莆田市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1.
- [23] 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教程[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6: 147.
- [24] 李如龙.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01: 177-194.
- [25] 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莆田市姓氏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0: 9.
- [26] 李德元. 明清中国国内的海洋移民[D]. 厦门: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2004: 67.

[责任编辑 林振梅]